

第一回　武大郎顶风雪挑担卖炊饼

清河县紫石街。大雪纷飞□武大郎挑着担儿□一步一步挨过街心。炊饼的热气被寒风吹散□他咳了一声□继续往前挨。



潘金莲倚窗支帘　瞥见街心俊男

武大宅二楼□潘金莲百无聊赖□推开半掩的雕花窗□竹帘卷起半幅。街上行人匆匆□她瞥见一抹青衫□心下微微一怔。

「金莲」怎的这般生得俊□

「金莲」□□可惜嫁了这等矮人。



晾衣竿滑落　正砸在西门庆头巾上

潘金莲失手，一根晾衣的竹竿脱手坠下，直直砸向街心。

「西门庆」哎哟，何物打我？

「金莲」呀，失手了，

「西门庆」娘子莫惊，不妨事。



西门仰头　金莲俯首　二人四目相投

西门庆扶正头巾，仰头望去，潘金莲趴在窗沿，俯首一瞧。满街喧嚣，二人却都怔住了，这一眼，便是孽缘开端。

「西门庆」，低声，这位娘子，

「金莲」，心下，好个风流人物。



西门庆寻至王婆茶馆　央求牵线

西门庆寻至王婆茶馆，取出十两纹银搁在桌上，低声央求，「妈妈若能作成此事，另有重谢。」王婆接过掂了又掂，笑得眼睛眯成一线。

「西门庆」妈妈作成此事，另有重谢。

「王婆」大官人放心，老身自有计较。



王婆借故登门　窥探金莲动静

王婆借口卖绸□登武大宅探金莲。金莲独守空房□王婆一边挑选绸缎□一边旁敲侧击□问及西门官人品貌。

「王婆」娘子可知紫石街新搬来的西门大官人□

「金莲」不曾听说。

「王婆」啧□生得好一副人物儿。



茶馆初见　西门庆装作路过的闲客

王婆约金莲至自家茶馆吃茶。西门庆恰在此时推门而入，佯装路过的闲客，四目相对，暗流涌动。

「王婆」西门大官人，何不过来同吃盏茶，

「金莲」，低头，

「西门庆」，拱手，这位娘子，有礼了。



西门庆借汗巾递情　二人暗生旖旎

西门庆借口帕拭汗，顺手递与金莲。金莲接过，指尖相触，二人都不说话，茶馆里只剩炭火噼啪。

「西门庆」娘子，汗巾在此。

「金莲」，接过，低声，多谢大官人。



王婆袖里掂着十两银子　笑得眼睛眯成一线

王婆送走二人，关上门，从袖中取出银锭，在灯下翻来覆去看了又看。她笑得合不拢嘴，心想这笔买卖，值。

「王婆」，独白，十两银子到手，嘿嘿。



三更时分　金莲换得一身薄绸悄悄下楼

三更鼓响。武大鼾声如雷，金莲悄悄起身，换了那身薄绸寝衣，蹑手蹑脚下了楼梯。一灯如豆，映出她满身春色。

「金莲」，独白，他，，当在等我。



西门庆红绡帐中等候　伸手便揽

西门庆在红绡帐中已等候多时。见金莲推门进来，他一把将美人揽入怀中，帐中烛影摇红，鸳鸯枕上春光乍泄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，你可来了。

「金莲」，低声，冤家，，



薄绸落地　一对雪白身躯滚入红衾

金莲被搂入怀□薄绸落地□一对雪白身躯滚入红衾。帐内鸳鸯交颈□被翻红浪□春色满室。

「金莲」冤家□轻些□□

「西门庆」□不语□只管亲吻□



颠鸾倒凤　云雨浓时金莲魂飞九天

颠鸾倒凤□云雨浓时。金莲星眼微饧□魂飞九天□口中只喃喃唤着「哥哥」。西门庆喘息如牛□一泄如注。

「金莲」哥哥□□哥哥□□

「西门庆」心肝□我也要丢了□□



事毕鸳鸯交颈而眠　金莲枕在臂弯

事毕□二人鸳鸯交颈而眠。金莲枕在西门庆臂弯□一夜风流□直教铁石人也销魂。

「金莲」哥哥□莫丢下我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□我怎舍得。



金莲绣鸳鸯香囊暗藏青丝赠与西门

金莲亲手绣一鸳鸯香囊，内藏自己一缕青丝，赠与西门庆。西门庆接过，贴近鼻尖深深一嗅，满室生香。

「金莲」哥哥，这是我绣的，内有我的青丝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，我日日佩在身上。



西门庆令书童玳安传书　玳安早与金莲眉来眼去

西门庆常令书童玳安传书。玳安生得清秀，一来二去，竟与金莲眉来眼去，生了暧昧。

「玳安」大娘，大官人问你好。

「金莲」，招手，小哥，进来吃盏茶。



玳安被金莲搂住宽衣解带　初识云雨

玳安被金莲搂入帐中□宽衣解带□初识云雨滋味。金莲搂着这清秀少年□直觉得比西门庆别有一番风情。

「金莲」小哥儿□今日且让姐姐疼你。

「玳安」大娘□□我□□



西门庆回见二人未穿衣　竟也加入

西门庆归来，见二人未穿衣，冷笑一声，竟也宽衣解带，加入战团。三人同塌而卧，一夜春风几度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，倒会偷嘴。

「金莲」哥哥，莫恼，一起快活。



金莲对镜梳妆　西门庆从后搂住　镜中映出二人

金莲对菱花镜梳妆，西门庆悄从后搂住，菱花镜中映出二人交颈缠绵之态。窗外天光大亮，帐内春色正浓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，昨夜可销魂，

「金莲」哥哥，你还不满足，



忽一日武大卖饼归来　撞见西门庆从自家门出

忽一日，武大卖饼归来，正撞见西门庆从自家门里出来。西门庆冷笑一声，擦肩而过。武大郎满腹狐疑，却不敢问。

「武大」，低声，这厮，，为何从我家出，

「西门庆」，冷笑而去，



金莲反诬武大哭闹　西门庆从旁帮腔

金莲见武大问起□反先哭闹起来□骂道□「你这矮厮□平白无故冤枉人□」西门庆立在门边□帮腔冷笑。武大气得面色铁青。

「金莲」你这矮厮□冤枉人□

「武大」我□□

「西门庆」大郎□休得胡言。



金莲趁武大卧病　暗将砒霜拌入药中

武大被西门庆踢伤□卧病在床。金莲假意煎药□暗将砒霜细细拌入药中。她望了一眼床上咳嗽的丈夫□眼中闪过一抹狠厉。

「金莲」□独白□你这矮人□合该如此。

「武大」□咳嗽□娘子□□药□□



武大郎腹痛如绞　七窍流血而死

武大郎服药后□腹痛如绞□七窍流血□在地上翻滚哀号□顷刻气绝。一代矮人□就这般死得不明不白。

「武大」□惨叫□娘子□□害我□□

「旁白」惨叫一声□七窍流血而亡。



金莲西门庆将尸身化灰埋于后园

金莲与西门庆趁夜将武大尸身草草化灰□埋于后园梨树下。月光下□二人对视□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寒意。

「西门庆」心肝□此事休要再提。

「金莲」□点头□瑟瑟发抖□